

夜半悲笛

楊翠峰文
楊美風圖

繁華熱鬧的都市之夜，過了十二點鐘以後，層樓高聳的公司或是商店，都深深地鎖閉了樓門；稀疏疏疏而過的汽車的車燈，再也照不出行人的影；長街大道漸漸清涼冷淡起來。

可是，往往就在這個時候，有一種淒涼的吹笛聲音，隨風飄來，間歇地傳入我們的耳裡；尤其是淒風苦雨的寒夜裡，你聽到那悠長而顫動的笛音，便會不由地感到孤獨和寂寞。如果你好奇地打開門窗深望，定可看到在黑暗中，帶着黑眼鏡，一手拿着一支短小竹笛，一手探着一根手杖，一步一步地踱來的人影。他（她）彷彿是徘徊在黑夜中的幽靈一般，悄悄地從這一條街走向另一條街去。

當我寫到這裡，聰明的讀者們一定已經知道他們是按摩者吧。不過，一談到臺灣的按摩，也許有人會立即聯想到某些黃色作者筆下的按摩女，而發生桃色的遐想；其實，那未免太冤枉了他們掙扎在

生死邊緣的可憐的心靈。他們用一支短小的笛管，吹出人生的辛酸；生活的苦楚，不，那是求生者的呼喚。

所謂按摩，本是三百六十行行外的職業，如今全世界有這行職業者，也只有臺灣和日本而已。談起臺灣的按摩職業的由來，那就得追溯到五十多年前了。民國十一年十二月間，英國來臺傳教的牧師甘為霖，在臺南創設慈惠院盲人教育部，首次招收盲人，根據醫學原理傳授按摩課程，使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盲人們，獲得特殊的技能，以免其生活瀕於絕境。果然甘氏的這一番苦心奏效了。殘廢的盲人們，由此得到更生，甚至於曾經演出按摩的全盛時代呢。

許多白天生活忙碌的人們，都喜歡在夜間靜靜地躺在床上，讓具有神奇力量的按摩者手指，撫摸或捶

打着全身緊張的筋骨，享受着一種難於形容的舒適感，同時恢復疲勞，祛除小病。不少由外國來臺的好奇人士，也都把按摩視為臺灣「名物」之一，他們一踏上臺灣的土地，便要在旅社好好地嚐試其妙味，好像這樣才算盡了臺灣的風土性似的。

按摩術流行在臺灣，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歷史了，但是，在民間却仍舊稱它為「捉龍」，全身按摩叫做「一尾」，現在的代價是十五元左右，但也有只要按摩半身的，那便叫做「半尾」，價錢也就一半了。

過去按摩者必須經過考試檢定，始可獲准執照，因此，領有執照的人一定精通骨節肌肉，他們可以使你全身樂趣橫生。不過，有些怕癢的人士，一經按摩者的一「怪手」撫摸，便緊張着筋骨



返外家

林威詞
劉成鈞畫

三日返厝穿新衫，心肝又喜又害羞；手中提了花洋傘，可以遮面遮日頭。天公熱得像火盆，害我混身汗緊流，他在頭前直直行，無敢叫他們稍等候。要到村前愛趕緊，心肝愈急愈難行。見到阿母猶好講，最怕遇着了熟人！

發笑得死去活來，反而累得滿身大汗，他們是沒有資格享受這種樂趣的。光復以後，當局取消了按摩營業法和輔導管理，於是，未曾受過正式訓練的業者，魚目混珠影響了有經驗的老手，因此按摩不大為人所信了。在目前，按摩業者約有七百多人，居住北部者為多。其中最多是站在旅社門口，靜候旅客召喚。他們普通在晚上八時多開始等待，至深夜始結束。萬一遇到狂風暴雨，只好借著旅社的水冷板凳坐到天明。其次，吃酒巡迴街上的按摩者也很多。最辛苦的是他們了。因為他們沒有固定的生意場所，只好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一支短小的竹笛，自晚上吹到深夜，從大街走到小巷，期待顧客的邀請。除此以外，還有一種是服務在浴場，這是光復以後才有的現象，可是，由於浴場還要向他們抽取佣金，而且浴客問津者甚少，所以，此類按摩者少極了。

剛剛光復以後，按摩者（特別是服務在旅社的）生意隆盛，可是，近來每況愈下，整天做不到一件生意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多麼悲慘的人們啊！深夜裡，笛音淒涼悠長，可是，真正他們瞭解痛苦的人有多少？願上帝降福在這些不幸的人們身上。